

供批判用

毛远新紧跟“四人帮”
大反经验主义的部分罪行材料

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目 录

- (1) 序言
- (8) 第一章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 (15)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 (22) 第三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
- (32)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一、毛远新紧跟“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罪行

“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指示，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公然提出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中央和地方大批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毛远新在辽宁遥相呼应，也采取各种手段大反经验主义，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的把反经验主义“作为纲”的黑讲话一出笼，毛远新就背着主管常委亲加按语，于三月五日将这个讲话用宣传组的名义发给市、地（盟）、县（旗）和省直组、委、局，让各级领导同志“认真学习”。并在当天晚上下令：各组、委、局要“象张春桥讲的那样出一批题目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限期报告省委”。三月三十一日，毛远新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大批经验主义，指责一些人“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叫嚷经验主义已“成为主要障碍”。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至十一日，省宣传组召开第二次省理论讨论会。毛远新对这次讨论会格外“热心”，从参加会议人员、内容到开法，他都亲自过问，并决定要有几名市、地和县委书记参加会议。四月三日，他又强调要领导干部联系实际解决经验主义的问题，而且说：“联系实际不能只是罗列一些社会现象，要联系领导

干部自己的问题,上升到理论上去分析”。四月十日,他再次部署,要各地各部门都要开展“一事一议”、“小评论”活动,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搞调查、写文章,以“克服经验主义”。还明确提出“这次会议要发纪要,用省委文件转一下,加个接语,从正面讲讲领导干部怎样解决经验主义的问题;还要在报上发个消息,再加上一个短一点的评论性的文章”。会后,毛远新洋洋得意地说:“要进一步克服经验主义。这次讨论会,不象第一次,提出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法权,这次主要是了解一下领导干部学习状况、遇到什么困难,与其说是一次讨论会,不如说是我们对下边一次测验,一次探索”。

四月十五日,毛远新在听取汇报关于理论学习问题的常委会上,指责说:“什么叫经验,什么叫经验主义都弄不明白,有的县委书记都答不上来……什么说法都有,都搞混乱了”。他要求省委和各级领导带头写文章,开展“一事一议”、“小评论”活动,“把感性上升到理论”,以进一步克服经验主义。

四月二十二日,按照毛远新的安排和要求,将省第二次理论讨论会的消息刊登在《辽宁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历述了犯有经验主义的人的“四大”表现和经验主义的严重危害,并强调说:“经验主义是当前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大敌”,号召大家“坚决把经验主义反掉”。

四月二十三日,毛远新亲自修改批语和关于省第二次理论讨论会的报告,并于二十四日最后签发了省委文件的大样,因他当天得知毛主席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阴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才不得不罢手,停发了文件。

四月二十五日,他在常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四月二十三日的批示后,一面狗胆包天地以“不是中央正式发下来的”为由不让“往外传”,封锁毛主席的指示,一面继续对抗毛主席,公然还要继续反经验主义,他说什么“第二次理论讨论会的文件先不发,就是提经验主义提的也不够,讲经验主义,只讲了轻视理论,没提到修正马列主义”。

七月十五日,毛远新窜到省五·七干校,继续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他闭口不谈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而奢谈什么“学风不正,包括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我们现在除了经验主义,还有教条主义,口头上能说几句马列,比去年多了一些,但有的同志只是拿在手里搓来搓去,‘好箭!好箭!’却不放”。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远新还说:“批判经验主义不要再提了,倒不是因为有什么错误,因为主要还是批判修正主义”。继续对抗毛主席的批判,掩盖他们大反经验主义的罪恶目的。

毛远新大搞反经验主义,干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在我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危害,必须彻底揭发和批判。

二、毛远新大反经验主义的言论 (摘编)

省直机关各组、委、局,需要按照主席和中央五号文件的指示,象春桥同志讲的那样(指张春桥三月一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大反经验主义的讲话)出一批题目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的内容主要是作阶级状况的调查，包括当前的思想状况，包括各条战线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和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状况。如工人阶级本身状况的调查，工人的出身、来源、生活状况等等，可解剖一个工厂。

又如，财贸队伍状况的调查，可解剖一个商店。

农村也要作调查，可解剖一个大队。

文教战线也要作调查，如卫生战线解剖一个医院，解剖一个合作医疗，解剖一个中学、一个大学等等。

文艺团体也要作一个阶级调查。

机关要发动一下子，各大组的组长、副组长，各局的局长、副局长，要带头学带头作调查，要亲自动手，不要二排议员、秘书代劳，要求各大组、各局写出调查报告，限期报告省委。今晚就向各大组部署。

——毛远新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的一次谈话记录

三月二十号《人民日报》提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主席在批判王明路线时讲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关系，这个话说的相当的锋利了，给修正主义当助手，不觉得可耻。学习主席指示深入下去主要障碍是什么，真正能拿出来的借口就是工作忙。

教条主义从书本出发，有经验主义的人，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轻视马列主义的学习，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在思想方法、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分割开了。这就是这两部分人互相合作的

思想根源。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思想结合上是一帮的，是作为教条主义的附庸。但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于流毒全党，而教条主义被专政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主要障碍，因此不但克服教条主义，也要克服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

需要认真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障碍我们学习？有人说身体不好，学马列要多好的身体，又不叫你扛麻袋！

在学习理论问题上，有的同志迷信教授，自己不动脑，不钻研，满足于听个报告，好象就懂了。这是不是有走捷径的意思？有些群众提出的问题，党委解答不了。应该党委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对那些辅导报告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是不是我们自己首先要学好，而不是走什么捷径。

理论问题讨论会的材料发下去了，目的是各地各部门都可以组织讨论，不能都由省里组织。光找部分人讨论不行，面要大些，机关的每一个办公室都是一个大讨论组，那才热闹呢！不一定都离开工作岗位，可以抽出一定时间，一星期规定几次，争论不清了再学习，再搞调查研究，回来再吵。吵明白点了也是相对的，再遇到问题可能又糊涂了，这符合规律。

联系实际重点放在哪儿？在领导与群众的问题上，重点还是放在领导班子上，这是第一位的。领导班子的问题很多，第一位要放在路线问题上，第二位才涉及到班子成员的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二个是党的建设。党内和党外，重点放在党内，从党的支部一直到党员。通过这次学习，党的组织要更进一步加强。要求党员和要求一般工人、社员不一样，对先锋队的要求要更高些。至于群众里边的问题，除了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是要教育，主要还是

正面教育。这样，班子能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党员队伍问题也有一定的解决，其他事情就好办。不要一上就陷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什么工人的工资，社员的工分，又是自留地谁种，个人养的羊，养的蜂收不收，等等，陷到这里就坏了。

——摘自毛远新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在理论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经验主义的问题，还有个怎样带头的问题。所以讨论的内容要加一条，就是领导干部怎样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比如，对新生事物怎样支持，怎样带头让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怎样不脱离群众，不脱离生产劳动。不然光讲道理不行，光讲别人不行。

——毛远新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同宗明兰等人的谈话（节录）

一事一议，这是群众讲的，也不能每一个事都议，凡事都议不大可能，但意思可以理解，还是有重点的，不是事务性的。这样抓，就避免陷于单纯的事务里，就会懂得研究方针政策、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逼着他考虑做的对不对，二十年前适用的，现在适不适用，文化大革命前适用的，现在适不适用？这种分析又不是简单地说两句上纲上线的话，不是这个问题。是要抓住一、两件带有典型意义的事，进行分析，学习理论，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说明它，怎么对，怎么不对。恐怕这样搞，就会有提高，也不会觉得是负担。因为这就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要你党委干

啥，要你革委会干啥，要你书记干啥。

我们机关各大组也是这样，一天处理一大堆事。当然，其中处理对的，有的也是不自觉的，是上级怎么交就怎么办的；处理得不对的，还不是让经验主义坑了？或者是上了修正主义的当了。摆摆看吧，真正懂了这个道理，学理论就觉得有必要了。

现在都说忙，这是客观事实。除了革命意志衰退的不干工作的以外，县以上领导同志谁不忙？忙得忙到点子上。要分析一下一天都做什么了。不管有多少工作，无非是两种，一个叫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叫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我们来讲，社会主义革命是放在第一位的。忙无非是处理这些事。但要注意，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建设。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所处理的事，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是前进的，还是拉倒车了？每一件事都涉及到你是支持了生长的共产主义呢，还是倒过来，压制了共产主义的生长，支持了衰亡的资本主义？领导干部每天处理的都是这个事，不是支持生长的共产主义，就是倒过来支持衰亡的东西了。不信，摆开来看看，你开会讨论的是啥？批文件是个啥？找人谈话谈的是啥？安排个工作干的是啥？归纳起来，无非是怎样促进共产主义的生长，怎样促进资本主义的衰亡，包括生产上安排计划，发展经济建设，都是这样。当然，有一部分是瞎忙，这就是官僚主义，事务主义，那也是在阻碍共产主义的生长。就是再忙，也要在处理这些事情里面提起纲来，办完一些事后抽一个小时想想，那个是支持共产主义的，那个是办错了的。这样，既做了工作，又从理论上分析，你说这叫工作也是工作，叫学习也是学习。只要认真做这样的工作，没有起码的常识就没有办法，社会主义是怎么回

事，马克思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不研究这个不行。特别是市、县两层，不象生产队组织生产、车间里搞调度，人家还一事一议，我们做的大量领导工作，就更应该提倡一事一议。一天处理个什么事情，发生个什么事，案件也好，群众闹事也好，要通过这个事来分析，提到理论上，这叫总结经验，不叫经验主义。拿公安局来说，案子报省委批了，该关的关了，该杀的杀了，任务就算完了？主席讲要杀一儆百，儆百不够，还要教育成千上万。一个案子处理完了，应该起这个作用。最近我们处理了一个反革命案件，让管这个工作的同志都写文章，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进行分析。你说这样学耽误工作不？不仅没耽误，反倒提高了。抓住一、两个问题，提高到理论上去分析，大家政策清楚了，思想统一了，下次再出事，就不用你书记管了。

我们承认大家忙，但以忙为理由不学习就不对了。讲克服经验主义，就光离开工作学习？学习也得讲究点。县委书记什么事不管？国家有什么事，他们有什么事，除外交以外，党政军民学，工农兵学商，到县委那儿，他都管。不忙是假的，但以忙为理由就不学理论，不搞清方向，那你工作就是盲目的，忙了半天，把衰亡的东西扶起来了，不是修正主义助手是啥？

群众里边有很多话讲的挺好。有的工人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光知道在这儿辛辛苦苦地为社会主义大厦砌砖添瓦，没想到还得一锹一锹把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挖掉，这样把大厦盖到那儿去了，还不得盖到莫斯科去了！有的部队战士说，光知道拿枪杆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来保卫去，社会主义内部还有这么多问题，如不注意，还不得成为修正主义的保卫者了？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

石，光想对外和对地富反坏右了，不知道自己队伍里面还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党内也有这个问题，那枪口对哪儿？要汲取苏联军队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侵略的工具这个教训。这些道理都很通俗，都说到点子上了。为社会主义辛辛苦苦，应不应该呀？可是，你不懂得一锹一锹挖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结果，大厦建起来也不牢靠，说垮就垮呀！现在组织建设这个大厦的人——我们的书记们，不想想下边还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就指挥建设。这样就会象海城的招待所那样，地震一来，一塌到底。工人们懂得这个道理，讲的很形象，做领导的是设计师，起码是领工班长吧，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毛远新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同宗明兰等人谈话（节录）

什么叫经验，什么叫经验主义都弄不明白，有的县委书记都答不上来，有的说经验主义就是经验，有的说什么片面真理，还有的说经验主义有两重性，什么说法都有，都搞混乱了。

看了调查报告，是光调查不研究，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嘛！对资本主义倾向、生活作风摆了一大堆，不研究，怎么解决好，这个方面少。当然领导亲自调查研究、写调查报告是个进步。主要是调查阶级斗争情况，然后作阶级状况的分析，不是调查任务完成的怎样，但不足的是缺乏分析。想选几分比较好的，有调查有分析的，不能作样板，但比较好的，发下去，县委起码能学习。

再一个，分析比较好的，如新华社在哈尔套搞个调查，写富裕中农是怎样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分析了小生产为什么能产生资本主义，写的比较好。象这样的一些素材性的调查，就他的调查材

料写一篇文章，我把这个材料交给树德了，叫他带个头，不许秘书代笔写一篇文章，他答应了。象咱们昨天谈的那个案子，我就叫公安局的几个同志就这个案子一人写一篇文章，他们已经动手了，白天黑夜地写，半夜了还去提审犯人，很认真，这个很好。

要进一步克服经验主义。这次讨论会不象第一次提出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法权？这次主要了解一下领导干部学习状况，遇到什么困难，与其说是一次讨论，不如说是我们对下边一次测验，一次探察，了解情况。

这次有市委、县委同志，一个讲经验主义，再一个请市委、县委领导同志讲一讲你自己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继续革命。

最后会议结束时我讲了两条意见。一个强调忙没时间。我们说除了个别意志衰退、小病大养以外，县委以上领导同志确实忙，确实辛苦。现在就需要分析一下都忙的什么东西，忙的对不对，忙到点子上了没有。有的说，一天一大抱文件，光文件都看不过来，哪有时间看书。我让他们转达，告诉他，那一大抱什么东西，无非两条，一条社会主义革命，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也好，社会主义建设也好，每天办的事，具体分析，不是支持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的因素，就是支持衰亡了的资本主义因素，每天都是干的这些事，离不开，开个会也好，批个文件也好，是支持生长着的共产主义，还是打击、限制衰亡了的资本主义，无非是这样嘛！

每个部门都抓些东西，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提高，就不一样，以后再处理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更自觉一些。经验主义没上升到理性高度来认识，总停留在主席讲的，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总认为理性认识靠不住，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为

什么我们有的同志口头上喊抓路线，而抓不起来，为什么呢，还是认为我这点经验可靠。讲政治挂帅也好，他总觉得不灵，总觉得物质刺激这套办法灵，我看就是主席讲的，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理性认识不可靠，以为你那些东西是要嘴皮的。

主席讲了，要认真总结经验。有人把这个经验和经验主义混为一谈了。认真总结经验，就要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就要克服经验主义。

大家强调忙，忙是客观的，那天我和盛田讲，我给你一本书——三国志，吕蒙传看看，讲孙权叫吕蒙看书的故事，看了后有什么体会，写不出来，给我讲也行。盛田讲文化水平低。孙权叫吕蒙看孙子兵法，还有左传，吕蒙讲，我带兵打仗，和我讲那个干啥。孙权讲，我也不是叫你当博士。吕蒙说我军务重，没时间，孙权说，你忙还有我忙？关公这么个人物，最后败在吕蒙、陆逊手下。后来孙权见到了吕蒙说，长进大了，吕蒙说，事别三日，得刮目相待。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读了后有体会。我和盛田说，我不是叫你去读什么孙子兵法、左传，我是说越忙越要学习，要带着问题学。将来每个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都要写个调查报告。

如果会议确定开的话，是不是着重研究一下我们省委怎么带头，常委怎么带头，甚至机关怎么带头，不是让你搞一个行政上的条例，从理论上来个分析，加班加点、义务劳动怎么看，不是规定几条哪一种可以发钱，哪一种不可以发钱。我看主席五九年的信，提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社会主义这部分开始看的，好多问题不明白，到底苏联那些东西，哪些对，哪些不对，好多问题不明白，政

治经济学我是一窍不通。有些是讲话整的记录，包括陈伯达这些人整的东西，有些是对的，没有绝对把握，可以参考，里边也有些东西是错误的。反正是五九年主席提出来读两本，我是没读过，你们有的可能读过。我是没读过，我是感到需要读读，这两本书都读读，然后针对马列主义的有关观点准备一下，对照一下。我是对前部分大大感兴趣，对社会主义这部分感兴趣。可不可以，我是感到是个事，连那封信。我是从来没学过政治经济学的，所以想读这个东西，也开始读一点，我是提倡自己读。

——摘自毛远新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五日听汇报关于理论学习问题时的插话

有个事情我讲一下，昨天陈司令员传来个电话，主席有个批示，我念一下，常委讨论讨论。

（他在念了主席批示以后又说）考虑不是中央正式发下来的，不好往外拿，这个精神在常委里考虑一下，议一议。主席提的针对性很强，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特别是讲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马列水平低。主席多年提叫我们读马列，没引起我们重视，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

就在常委范围，不要往外传，办公室、批林批孔办公室要掌握这个精神，第二次理论讨论会的文件先不发，就是提经验主义提的也不够，讲经验主义，只讲了轻视理论，没提到修正马列主义。根据主席批示，讨论一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学习抓紧推动一下。

二中全会以来，主席讲好几年了，这次又提这个问题。过去把

经验主义当成思想方法问题，看来上次开会县团以上对经验主义认识也不够。总的来看，反对修正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多想想办法，省委怎么来落实主席这个指示，主席讲学马列，讲五年了，怎么推动深入下去，不要陷到日常业务工作里去。作为一级省委的主要任务，抓大事，抓总纲，把纲能提起来，动动脑子分析一下，采取什么措施来落实主席这一指示。大家都来想这个问题，都为这个问题来着急。能够经过若干年时间逐渐提高我省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而且我们要带头来学习提高，这是千头万绪第一位的任务。有这么个建议，常委再认真考虑一下，把学习再深入推动一步，把它搞好。

——摘自毛远新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今年以来，各级班子多多少少都谈了一些马列，可是有的地方感到深入不下去，泛泛谈，有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要检查一下学风正不正？各干校也要研究这个问题，学风到底正不正？主席在这几篇文章里提到了学风、党风、文风不正，首先是学风，改造学习。调查研究，我们搞了一些，目的是什么？调查报告写出来了，那些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就没有下文了。学风不正，包括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我们现在除了经验主义，还有教条主义，口头上能说几句马列，比去年多了一些，但有的同志只是拿在手里搓来搓去，“好箭！好箭！”却不放。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三大作风的第一项，轻视理论，经验主义不对，但光学习，

口头上挂几句，不联系实际，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

——摘自毛远新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六、十七日在省五·七干校的谈话

批判经验主义不要再提了，倒不是因为有什么错误，因为主要还是批判修正主义。

——摘自毛远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与钟长春同志谈话记录

三、毛远新亲自修改的一份未发出的省委文件(大样)

毛远新指示：

请党办和宣传组再推敲一下重新印大样送来。

辽发〔1975〕23号

批转省革委会宣传组《关于第二次理论问题讨论会情况的报告》

各市、地（盟），省军区，沈铁、锦铁、东电、东铁指党委（党的核心小组），各县、旗党委，省直各组、委、局、群众团体党委（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省革委会宣传组《关于第二次理论问题讨论会情况的报告》印发给你们。省委认为，这次理论问题讨论会研究的两个问题，即克服经验主义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的问题，是当前学习运动中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讨论会就这两个问题提出的观点，有些也是很值得各地参考的。

目前，我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个运动的领导，希望各级党委也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上述两个于什么是经验主义；它的表现和危害；如何克服经验主义以及领导干部如何带头学习等问题加以认真的思考和研究讨论。报告中对上述问题提出的观点，可供各单位讨论时参考。请将你们讨论的情况、意见，望随时报告省委我们。

中共辽宁省委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

关于第二次理论问题讨论会情况的报告

省委：

根据省委领导同志指示，我们于四月五日至十一日召开了第二次理论问题讨论会。会议主要是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克服经验主义，认真看书学习的一系列教导，使大家提高对克服经验主义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学习革命理论的自觉性；同时还讨论了领导干部怎样带头学习的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县团以上领导同志二十四名人（其中市、地委领导同志五名人，县委领导同志七名人，企事业和大学领导同志十一名，大学领导同志一名，省军区一名）；工人业余理论骨干六名；专业理论工作者六名；红卫兵小将一名，共三十七名。

到会同志认为，当前的学习运动能不能深入，关键确实在领导，而一些领导同志没有学好和不能带头学习好的主要原因，确实是

经验主义在作怪。因此，抓克服经验主义和领导带头的问题是抓到点子上了。经过七天的学习和讨论，同志们都感到挺开脑筋，挺受启发。有不少领导同志说，过去一开会就是讨论具体工作问题，希望省里今后能多开一些这样讨论理论问题的会，只有把理论问题搞清楚了，工作才有正确方向。

会议对经验主义问题的讨论，比较活泼，比较充分。在讨论刚开始时，有不少同志反映出很多糊涂观点，对提出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不理解，个别同志甚至觉得这是小题大作。有的认为，“经验主义还是讲究实干的。不管什么主义，干总比不干强的好，”总比光耍嘴皮子的好”。有的认为，“经验主义只不过是认识问题没啥了不起的”。“有经验主义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看法说明一些同志还不大懂得什么是经验主义，以及克服经验主义的重大意义。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了一些提高。”

同志们认为，经验主义和经验是根本不同的。经验是人们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对客观事物的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认识。它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是很可宝贵的。而经验主义则把感性认识绝对化，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否认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能动的指导作用。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决不能把经验和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我们反对经验主义，决不是不要经验。如果把经验也当成经验主义等同起来，甚至以为经验多的人就必然有经验主义，那就势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混乱。

同志们还认为，过去之所以感到经验主义“没啥了不起的”，主要原因是对经验主义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经验主义虽然和修正主义有区别，但却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就象肠和肚的关系一样

是“内亲”。从思想基础来看修正主义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把感性认识绝对化，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最终不可避免地也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修正主义仇视和否定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验主义则轻视或不要马克思主义。从政治上特征上来看，修正主义是反对革命，反对前进，搞复辟倒退的；经验主义是狭隘的、保守的、因循守旧、停止不前的。由于这些原因，经验主义必然成为修正主义的助手。大家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经验主义的危害险性的：

1、妨碍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我们的任务，是要资本主义更快地衰亡，共产主义更快地生长，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相反，修正主义者要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继续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由于轻视理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它就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规律，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工作中缺乏明确方针，没有远大理想，“只管干，不管线”，“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常常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批判了“三自一包”，又搞了个“四定一奖”，批判了物质刺激，又搞了个“物质鼓励”；对旧事物恋恋不舍，满足于“老爷爷的方法，老奶奶的步伐”，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认识、不支持，甚至跟在资产阶级的屁股后面评头品足，百

般挑剔。这生动地说明，经验主义注定要妨碍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不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2、识别不了政治骗子。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修正主义总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勾当，打着红旗反红旗。有经验主义的人不读马列，是理论上的盲人，当然就识别不了真假马克思主义。同志们说，修正主义善于“骗”，经验主义不能“辨”。我党历史上在建国以来党内的几次重大斗争中，特别是八、九、十次路线斗争中，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利用经验主义在理论上的无知来制造混乱、以售其奸，的。王明如此，刘少奇、林彪也如此。而有经验主义的人总都是稀里糊涂跟着跑，辛辛苦苦摇旗呐喊跟着干，上当受骗不自觉，身在险中不知险。九届二中全会的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志们深有体会地说，从历史上看，教条主义如果缺乏经验主义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今天同样，修正主义如果缺乏经验主义的合作，也是不易“流毒全党”的。

3、是当前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大敌。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懂弄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经验主义，由于它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它就必然否认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伟大真理，不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你说不学习不行，他说“凭现有的经验也可以对付一阵子”；你说要认真读点

书，他说“远水不解近渴”；你说学习很重要，他说“生产是硬任务，学习是软任务”；你说现在学习还刚刚开始，应该在弄懂理论和调查研究上下功夫，他却急于去解决工资和自留地一类的具体问题。可见，经验主义已经成了学习运动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

大家在摆了经验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以后，对克服经验主义的重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都感到，经验主义不破除，马列主义就学不进，修正主义就斗不倒，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不能落实。怎样才能破除经验主义呢？同志们认为：

第一，要搞臭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不是个新问题，早在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党是从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主席多次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在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毛主席强调指出：“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对不少同志来说并没引起重视，没有认真对待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因此，不了解什么是经验主义，对它的危害性也认识不足，只是把它看成一般的认识问题，甚至犯了这种病，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同志，你批评他有经验主义，他感到象用棉花条扫脸蛋一样不痛不痒。因此，要破除经验主义，也要造成舆论，把经验主义搞得象过街老鼠那样，人人喊打。

第二，要认真看书学习。经验主义是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障碍，但要破除这个障碍，还必须靠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说：“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

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主席还说过：“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有的同志结合个人的切身体会说，越是认真看书学习，就越会感到自己的知识太浅薄，越会感到学习革命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和破除经验主义的必要性。

第三，要坚持不断实践，经常注意总结经验。有些同志联系自己过去的教训说，论经验也有一些，但为什么在大的路线斗争面前不敏锐甚至受骗上当呢？这除了不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以外，满足于过去的狭隘经验而不注意总结继续实践的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我们必须坚持不断实践，经常注意总结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经验主义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自恃高明、唯我正确、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等弊病。

总之，通过这次讨论，同志们对经验主义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仅仅是开始，而且就有的同志来说，对究竟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仍然不大理解，有待于在今后的学习和实践中继续解决。

会议对领导干部怎样带头的问题，讨论得不够充分。这主要是因为到会的多数领导同志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的不够，没有多少话说。但提出这个问题，所有的领导同志都感到很受触动，特别是听了省委领导同志讲的“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后快五年了，我们县团以上的领导干部都要问问自己，毛主席提出的、中央规定的马列著作，真正学懂一点的有多少”这段话以后，都有点坐不住，觉得这个问题提的尖锐，需要深思、猛醒。过去只想对农业学大寨“五年行不行”要答卷，没想到对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来五年学习的怎么样

更要答卷。有的领导同志说，尽管这张卷我们现在答不上来，但起码认识到应该答，而且必须答好。有的还表示，回去以后要发动领导班子一起来答这张卷。

看来，要推动学习运动不断深入发展，首先应该狠抓各级领导的学习。参加第一次理论问题讨论会的工农理论骨干就曾建议要注意抓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次讨论会也反映了部分领导干部的学习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准备作一些调查研究后再向省委提出报告。现在，想到的一点是：今后组织理论问题讨论会，要请领导干部参加。

我们体会，组织有各方面人员参加的理论问题讨论会，是理论工作坚持群众路线的一种好方法。它有工农兵业余理论骨干参加，也有各级领导干部参加，打破了少数“专家”垄断理论搞理论的局面，使理论研究变成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活动，有利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问题讨论，使理论工作能够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它实行充分的民主，参加讨论会的人个个是先生，又个个是学生，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取长补短，这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问题是有益的，对加强理论队伍特别是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设，促进学习运动的发展，也是有益的。我们想做为一种工作形式坚持下去，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定期地召开不同类型的讨论会，并根据讨论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写文章。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五日

注：框内的话是被毛远新删去的；横杠上边的话是毛远新加的。

四、毛远新授意发表的第二次理论讨论会的消息报道

（载于《辽宁日报》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破除经验主义 力求学好弄懂

省革委会宣传组召开理论问题讨论会

〔本报讯〕最近，省革委会宣传组召开了以破除经验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理论问题讨论会。会议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批判修正主义，分析经验主义的危害性，扫除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思想障碍，并且讨论了领导干部怎样带头学习理论，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坚持继续革命的问题。

这个讨论会别开生面，开得十分活跃。参加会议的既有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又有年仅十五岁的红卫兵小将；既有市（地）、县委和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又有普通的工人群众；既有专业理论工作者，又有工农理论队伍的骨干。他们坐到一起，认真学习，热烈讨论。业余理论骨干讲得不完全的，专业理论工作者加以补充；领导干部的意见欠妥当，工人起来帮助纠正；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会上，沈阳纺织机械厂工人吴振武和盖县四中红卫兵韩东太分别谈了他们刻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体会，大家都认为他们讲得很深刻，是向领导干部和老将的挑战；并认为，桓仁

县县委书记王连生同志带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事迹，为大家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榜样。

讨论会开始，不少同志对经验主义的危害认识不足，对反对经验主义的重要性理解不深。通过学习讨论，认识到反对经验主义并不是个新问题，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已向全党提出的战斗任务。毛主席一贯重视反对经验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那种“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的庸俗事务主义家进行过严肃的批判，提出经验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在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时候，又尖锐地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可是，对毛主席反复强调过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到现在还缺乏足够理解，还没有在脑袋里挂上号，对批判和纠正经验主义不以为然。你批评他有经验主义，他却感到不痛不痒，有的甚至把经验主义当成一个“光荣”的缺点抱在怀里不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深切地感到：现在很有必要重温毛主席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教导，进一步破除经验主义，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扫清障碍。

要破除经验主义，就得搞清楚经验主义的基本特征，看清它的表现。同志们认为，经验主义和经验根本不同。经验，是人们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对客观事物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认识，它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是很可宝贵的，革命理论就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经验主义，则把感性认识绝对化，“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否认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能动的指导作用。犯有经验主义的人常常表现为：一、对理论学习，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认为生产是硬任务，学习是软任务，检讨时埋怨自己学习不好，检讨过后，又不好好学习。二、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缺乏明确方针，没有远大理想，在工作中忙忙碌碌，事务主义，在路线斗争中，模棱两可，稀里糊涂。三、留恋旧事物，满足于“老爷爷的方法，老奶奶的步伐”，不想创新，总是用过了时的老眼光看待新事物，凭着过了时的老经验解决新问题。四、自恃高明，唯我正确，不学先进，固步自封，把老经验当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到处套用。干对了，不去总结提高，栽了觔斗，付出了学费也不能买个明白，过后，又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和自己的亲身感受，谈了经验主义的危害。他们认为，把经验主义的严重危害性集中到一点，就在于它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从历史上看，教条主义如果缺乏经验主义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在今天，也是同样，修正主义如果缺乏经验主义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同志们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勾当，就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经验主义者不读马列，不懂马列，是理论上的盲人，当然就识别不了政治骗子。修正主义善于“骗”，经验主义不能“辨”。党内重大路线斗争特别是建国以来几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利用经验主义者理论上的无知，来制造混乱，以售其奸的。经验主义者由于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所以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很容易被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制造的混乱搞得晕头转向，甚至被利用为他们摇旗呐喊。

经验主义又是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一大障碍。同志们

说，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任务，是促使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更快地衰亡，促进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更快地生长，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修正主义要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继续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经验主义者不学习革命理论，不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他们往往只看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必然性，看不到对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在执行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时，就会把党的基本路线抛在一边，常常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批判了“三自一包”，又搞“五定一奖”，批判了物质刺激，又搞“物资鼓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评头品足，百般挑剔。这些都说明有了经验主义，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就不能真正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任务。

大家强调指出，经验主义是当前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大敌。同志们说，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懂弄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而有经验主义的人，否认“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不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你说学习重要，他说“凭现有的经

验也可以对付一阵子”，你说要认真读点马列的书，他说“远水不解近渴”。大家说，经验主义不破除，马列主义就学不进，修正主义就斗不倒，就不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的专政。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经验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坚决把经验主义反掉。

通过讨论，到会的同志清楚地认识到，要破除经验主义，就要做到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同志们说，只要认真看书，扎扎实实地学起来，就会知道自己过去懂得多少，看清自己那一点点经验是多么浅薄，就发觉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和破除经验主义的必要。参加讨论会的许多领导同志还说，毛主席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特别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毛主席对看书学习作过多次指示，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九届二中全会至今快五年了，毛主席提出的、党中央规定的马列著作，真正学懂的有多少？面对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思、猛醒。大家一致表示：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加紧工作，不但对农业学大寨“五年行不行”的卷要答好，对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五年来的学习理论的卷更要答好。一定要带头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带头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